

人 间

卧 底

Confessions of an Undercover Man

马良——著

一代人无处可逃的伤春悲秋

生命里时时刻刻的不知道如何是好



人 间

卧 底

马 良

Confessions of an Undercover Man

MALEONN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间卧底 / 马良 著 .

— 桂林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2015.4

ISBN 978-7-5495-6436-1

I . ①人… II . ①马… III .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49559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www.bbtpress.com

出 版 人 何林夏

出 品 人 刘瑞琳

责任编辑 周昀

书籍设计 彭振威

内文制作 彭振威 杨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 010-64284815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8 字数: 112千字

2015年5月第1版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定价: 3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前言

纵火者

这是一本迟疑了很久的书。两年前的春节，家人都不在上海，突然就有了十余天完全空白的假期，现在已经回忆不起来是基于一种什么样的冲动，我坐在桌前连续写了十天，不眠不休地写，写成了这本书十多万字的初稿。这是之前从来没有过的一种表达体验，居然是如此地流畅，好像人生里之前度过的所有日子都突然返身回来找我，它们蜂拥而至，争先恐后要从我记忆的那条狭窄之门里挤进来，它们都想成为被记下来的只言片语，唯恐被遗忘。是啊，这一切都太容易被遗忘了，就像我的脸被一个个日子洗刷着，慢慢变得不再光滑，一天天镀上了沉重的颜色，刻出沟壑，我都已经不再是曾经的我，而那些曾经只属于我的日子，它们的确会慌张啊，怕成为无主的故事，无人再讲述，也无人来听。

如今一个个写下来，把它们从我一次次漫天飞舞的复述中捕捉住，钉成标本，它们色彩斑斓多变，以至于显得不太真实了，但我本来也没打算给各位展现真实，我的摄影作品里没有，文字里你也不用去确信什么，他们从我的记忆深处而来，飘飞不定，闪闪烁烁，连我都惊异于它们的诡异，我自己也有所怀疑，这一切是否真的存在过。

说到这里，我想再说一个没有收入这个集子的故事。八十年代末，我在美院附中读书，有次和几个好友约了一起骑车去一位住在浦东的同学家，午饭后主人带了我们几个去附近的一个芦苇荡玩儿。那时浦东还没开发，骑自行车离他家不远，黄浦江边竟然有一大片芦苇荡，之前我没有见过芦苇荡，我的同学们估计也是，大家得知都很兴奋，骑车一路狂飙往江边飞驰而去。我们骑的都是父亲骑旧了的大 28 英寸自行车，用力踏起来，真的有那么一点点风驰电掣的快感，尤其在那个温和缓慢的时代。脚下车轮的飞速旋转，耳边的风声，转弯时倾斜的车身如同刀片在地上割起的一阵阵尘土，和我们身体里的那些没见过世面的荷尔蒙呼应得恰到好处，哥几个高歌猛进，一路嬉笑着冲出了城市的最后一道边卡，从城乡结合部的破旧柏油路俯冲向一片开阔的滩涂地，眼前不远处是一大片高大的金黄色的芦苇荡，辽阔地蔓延开，遮蔽住了视线。苇叶被深秋的江风吹得瑟瑟作响，面对我们这几个狂欢的坏小子战战兢兢，只有一条曾经被人走过的极其狭窄的泥路，不由分说地笔直深入。我们没有减速，就这样叫喊着冲入了这片茂密的金黄色。

直到江边才停下，这条路的尽头是黄浦江边的烂泥地，无法再往前了，前面是滔滔江水，路已经泥泞不堪，远处隔江似乎遥遥可见外滩建筑群的轮廓，却也看不真切。自行车东倒西歪躺了一地，我们几个在江边喘匀了气之后便摸出烟来抽，我那时刚开始抽烟，八十年代买烟要烟票，卷烟对几个半大小子是极其珍贵的东西，只有在这样隆重的时刻才拿出来犒赏自己一下。没地方坐，只能站在江边，在很大的风里一根接一根地划火柴，几个人都拉敞着衣服围成一圈挡风，好

不容易将一根烟点着了，再一根接一根地对烟，深深吸一口，然后对着滔滔江水长吁出一口烟，这才有了点儿尘埃落定的舒服，也觉得有点累了，那年纪都这样，每天非要把一身用不完的精力都倾泻出来才罢休。可惜，一共也没几支烟够我们消遣，不一会儿我们就又无聊了，想着再做些过瘾的事情，因为感觉还有没用完的气力。

“我们点了这芦苇荡吧！”忘了是谁提议的，但记得所有在场的小笨蛋都兴奋地点头同意了。我们这些城市里长大的孩子，其实没有真正玩过火，那一瞬间心里的某种小邪恶驱使我们试试纵火的快感。但我们忘了给自己留退路，当一个小火苗在风中瞬间被扩散开，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态势点燃了我们身边所有枯干的芦苇，两三米高的火焰，顿时像一堵火墙把我们几个呆若木鸡的少年围在了江边的一小块空地前。我们都慌了，第一次面对这样大的火，也是第一次面对这样无可挽回的罪恶感，面面相觑不知该怎么办好。记得其中一个老成些的同学突然反应过来，他脱下身上的外套扔到不远的水洼里，然后狠狠用脚踏，把整件衣服都浸了水，然后大叫着让我们都这样做，我们几个这才缓过神来，把衣服都搞湿了重新穿回身上，高高包着脑袋，各自慌乱地扶起自己的“战马”，聚在一起相互鼓舞着，一齐大喝一声争先恐后地向大火中那条依稀可辨的小路冲去。那时每天骑车都是车技精通，在关键时刻又是抖擞了精神吧，我们几个没命地埋着头在大火中奋勇直前，火舌在身边胡乱燎着像是伸过来撕扯人的利爪，空气是滚烫的，憋着气不敢呼吸，四外都是芦苇秆在烈火里爆裂的噼啪声，感觉提到了嗓子眼儿的心，也会随某个枯干的破碎声一齐迸裂。我们就这样没头没脑地往前冲，竟一直冲出了火海。想起来真后怕，若是当

时有人慌不择路撞到了一起，一定就爬不起来，再也不会再有前路了。

我们谁也没有回头，至少我没有，我拼命地往前骑，根本就不敢回头再望一眼，心里知道身后是熊熊烈火，知道是已然无法挽回的局面，兵荒马乱地杀出去几百米，我们相互确认了都没事，然后就一齐默契地拼命奔逃而去了。之后的事情现在我已经记不清了，好像后来没心没肺地一起欢庆过自己的好命，不过毕竟烧了那么大一片火，一定惊动了不该惊动的谁或者什么机构，我们那时的小小年纪是承担不起这样的责任的，于是后来几乎没有人再提起过这事儿，好像那场大火从来没有被点燃过一样。

二十多年后，几个“纵火犯”偶聚，酒酣耳热之际再次聊起这件事情，不料他们中居然有全然忘记的，能记得的两位也说根本没那么大的火……我愕然之余不免疑惑，同一件事儿为何有全然不同的记忆？后来释然了，生活的电光火石都是真真切切的，只是有的灵魂生来就敏感易燃，在别人的回忆里不过一缕青烟，在他的生命里便成了燎原之势。可故事在那儿，如同日子早撂那儿，能添枝加叶的也无非是多愁善感几许。我写下这些，也是为了如今回头再看一眼那片火海，它在辽远的时间之外依然烈焰冲天，只是再也没有任何声息，静静的像是默片电影，虽然已经不再能切实感受到那灼人的温度，也无须再担惊受怕，但那火，确实不曾寂灭。

我常常说自己成为摄影师是师出无名的一次偶然，但有时想想也是必然，我的记忆早就是一台照相机，时光入了眼便被一一定格。如今我将这四十年来亲眼见到和道听途说的事，归拢一块儿再次显影，也许其中人物看上去还是依稀可辨的，但他们姓甚名谁其实早就不重

要了。甚至字里行间那个火烧火燎渴望成长的孩子，那小题大做的纵火少年，也根本不必有具体的名字。他点起的那把火，是一代人无处可逃的伤春悲秋，生命里时时刻刻的不知道如何是好罢了。

2014年11月24日记于深夜上海

上 辑

你儿时的每一个梦我都去过

戏剧家之子	003
外婆醉酒	006
第一堂课	008
无明的风暴	012
亲爱的爸爸	017
白色迷宫里的秃头	025
天使	028
小鸽子	030
三个疯子	032
学校门口的拾荒人	038
第一个洞	042
青野的故事	044
弄堂之战	050
新成游泳池	053
战斗英雄肉团团	057
小鸟和神兜兜	061
代价	068

观音老师	072
论雷峰塔的倒掉	075
一撮毛	079
玩偶奇遇记	082
童话	087
人间卧底	095
春来君知否	100
你儿时的每一个梦我都去过	104

下 辑

另一个人的青春

痰盂上的先知	109
宝宝衫	112
广电总局的忧伤	115
我是一只小老鼠	120
偷了故乡	123
读书人和热拓鱼	128
蒲公英之夜	135
偷儿生涯	141
秘密乐园	149
一夜张飞	154
肝炎岁月	158
尖叫，图书馆，蒙克和陌生人	164

哲学	166
另一个人的青春	169
长大成人	173
举着红旗向远处狂奔的人	175
我的电影院和我的身体	181
第一次约会	187
美人儿和昏君	192
她们怎样把我逼成了艺术工作者	196
有病	199
五个工作室	204
书似青山常乱叠	211
火	214
大海	218
后记 玻璃后的绿头萤火虫	225
Post-Credits Scene “你和我”	229

上
辑

你儿时的每一个梦我都去过

我见过你

在海面上驾驶一列私人火车

往返于少年时代和今夜

一次又一次

直到汽笛哑了

你也不再唱歌

窗外都是后退的风景

戏剧家之子

摊上一对儿搞艺术的爹妈，是我这辈子喜忧参半的宿命。从我降生到这个世界的那天起，我的人生便被我乐天散漫的爹妈给搞砸了，因为他们至今都无法确认我到底是哪天生的。

按照我爹的说法，那天是下午天快擦黑的时候把我妈送入产房的，他在门口的长凳上坐立不安，直等到半夜一点动静都没有。我爹一辈子写过无数剧本，在他的描述里，一切都栩栩如生，像一场逻辑缜密的大戏。那天我奶奶也在，据说嘴里轻轻念着各种口诀，很含糊地做着双手合十状，在贴满了红色标语、毛泽东语录的区卫生院里，向着四面八方动作幅度很小地小心地划拉着。奶奶是从河北农村专程赶过来的，其实是为了亲眼看一看最后这一把牌到底能不能和。加上我姐，赵各庄的老马家这一代已经先后诞生了七个闺女，是村里有名的七仙女儿。北方农村有个说法，绝了香火的人家，一定是暗地里造了孽的，按我奶奶的话，这事儿让她在人前一直都抬不起头来。我叔叔在连生了四个女儿之后，已经彻底没底气了。而他哥，我爹那年已经四十四岁，这个最后报到的孩子，对于老马家，对于我奶奶，自然有着能否一雪

前耻，从此扬眉吐气的重大意义。

直到快半夜十二点，我才大吼一声来了。我爹说他记得清楚极了，墙上的钟是十一时五十五，护士出来宣布，生了个男孩，话音刚落，我奶奶嗷地一声就哭了，把护士吓得不轻。马家终于有后了，奶奶当时就要给四方过路的诸神仙磕头，被我爹一把扯住，农村人不知道事态的严重性，我爹本来就是被群众监管中的走资派，顶风作案生了孩子，态度已经很不端正了，还要搞封建迷信的一套，事情传扬出去，可不得了，所以我爹生生把膝盖已经弯下一半的奶奶给当空拽飞了起来。之后要填写出生证，护士看这场面，估计有点摸不清这家人的底细，便和我爹商量，这孩子算到哪一天？可以算是8月31日的，也可以算成9月1日，虽然前后只差一天，但正好小孩儿读书报名时候，就是以这一天作为分界线的，前一天的孩子能早上一学年。

我爹信誓旦旦地说，就是为了这个，我的生日定在了8月31日。可我妈坚持的是另外一种说法，她说她进医院那天记得清清楚楚是8月30日，我因为出生在凌晨，可前可后，写是写了31日生的，可严格地说，我其实是30号生的。至于读书分界线的事情，是直到送我去小学报名的时候才知道那么巧，当时估计是觉得侥幸就记下了这个典故。我妈对这件事的总结就是：你爹本来就是个人凡事都追求戏剧性的人，他潜意识里硬要为你的出世加一点传奇色彩罢了。每当我妈这样说，我爹总是笑：“你妈又欺负我，好吧好吧，我不说了。”可我妈一走开，他又低声和我悄悄言语：“这事儿我怎么可能记错？你要信你爹。”

信爹还是信妈不重要，只是我从此不信命了，其实是没法儿算命

了，真苦恼坏了。生辰八字有两种说法，算了几次都是要两套命书，免不了被人白眼。星座也算不了，自己买了书看，前一天和后一天的命，简直背道而驰，一个混得极好，一个非常地平庸惨淡。本来人要去算命，一定是因为心里没谱，卜个吉凶，想要寻个实在的说法，或者寻个破解。而可怜的我，就因为我这两个“戏剧家”爹妈，从此要分头面对南辕北辙的命运，奔走于自相矛盾的人生。

每次春风得意的时候，我便心里暗自赞叹我爹的记性不错；每次在生活里撞得鼻青脸肿之后，又想起我妈的话，按我妈记的日子，我命里就该那么苦苦挣扎的；而我奶奶拜的四面八方的神明，估计也不是一伙的。总之，我的人生从我来的那天起，就已然乱了。

外婆醉酒

我已经过世的外婆曾经喜欢喝酒，她壮年守寡一生坎坷，可是一喝醉了却止不住地笑，望着所有人不停地笑，笑得眼泪都止不住。

母亲有六个兄弟，外公死的时候很年轻，刚解放，孩子们都还小，于是我的外婆，这个曾经的富家千金女，变卖了自己的首饰细软，把大宅房产拆散成一间间屋子，细水长流地一一典卖，供几个年纪大的孩子读完了大学，他们工作后再供几个年幼的孩子读书上学。然后她自己每天心平气和地从曾经佣人住的小屋里从容走出来，穿过自己曾经的家宅，如今已经住满了陌生人的小巷，去到街道里的食堂，换上白大褂卖饭菜票，养活自己。后来“文革”期间，唯一还在她身边的我最小的舅舅被迫辍学，上山下乡去了，正好我也出生，外婆便来了上海。

我记得很小的时候有一次她又喝醉了大笑，我父母气急败坏地把她拖进后屋。平时他们俩都是特别孝敬老人的人，任外婆喝醉了，一家人都陪着她笑，好像那是难得的过节的日子一般喜庆。可是那天完全不同，妈妈低声地不停劝阻，别笑了，娘，别笑了。然后还要用手